



新編 合纂
 詩經正解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十四

仁12
 505
 14



同會
攻印

門
精
卷
14

詩經正解卷之十四 小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郝錦章
孫 詒惟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采薇章

傳采薇勞師也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蟲之患。北有
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全首通詩六章皆是預道之詞。蓋作于方遣之時也。前五章詳序其出戍之事而諷以義。末章預道其歸時之事而悉以情。雙提獫狁之故。乃一篇之主。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首三章叙其始出時事。雖兼私情。但詩意于義上較重。四五章叙其在疆圍事。專言公義。末章采歸時事。專言私情。總是王者代為言之。而其體恤私情處。正是激發忠義處。○劉上玉曰。前三章皆以采薇起興。皆當作方行預擬言。我戍未定。非寔已在戍也。我行不來。亦方言我此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方預作在戍言。末章則預作戍畢而代為始終之言。○篇中有述其事者。有述其言者。有述其情者。隨文認意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止靡

室靡家叶古玁狁音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晚也。○此遺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如今之防秋也。

合參。此遣戍役之詩。故為其自言。若謂。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集也。苟其有關于疆圍至計。義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其今年暮春之景乎。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而出。踰年而旋。而室家兼于兩地。居焉如戰。行焉如守。而啓處若于兩難。若是乎靡室靡家者何也。蓋狄之出沒無常。關塞不置。重兵則將南下。牧馬以來。

憑陵我社稷。我是以有遠離室家之舉。則以玁狁之故也。若是乎啓居不遑者何也。狄之猖獗方甚。邊陲一弛。固守則將譬弓入寇。以來虔劉我人民。我是以有不遑啓居之役。則亦以玁狁之故也。使非玁狁。則今此烝民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不安居而樂業。而吾君乃忍使我獨勞于外。至于歲暮而始歸也。茲行也。當不與玁狁俱生矣。

抑講此章并下二章。興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戍之久。下言出戍之由。不必分上四句為叙情。下四句為諷義。蓋只是叙其情而又諷以義也。詩非為采薇而作。只借其事引起。而薇之作。為今年之暮春。歲之莫已。是來年之仲冬。雖託為軍士自計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只深念歸時在歲暮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持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冒。玁狁之故。故字最重。正是公義所在。兩言玁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玁狁內親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居。○大意謂玁狁猶為害。自古極烈。使或得肆猖獗。則腥膻之憂。豈獨在于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將遂及于吾民。今日之行。其得已耶。而敢不

捐軀以報耶。○北狄畏暑耐寒。惟值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通解。古者戍役以兩期為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持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天歸止。即此時也。春暮遣次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云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合參夫既以義而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亦始生而柔止曰歸曰歸其期尚遠而心亦為之憂止矣且也憂心方烈烈于中而飢渴之并臻交困于外在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室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簡書方受而守邊固圉之畧未效其勤閭命方嚴而攘夷安夏之功未終其績遙而憶之兩期之內我之戍事未已止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靖邊之命均欲效許國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在所重則家之安否在所輕內顧之憂吾且忘之飢渴之勞吾且置之而

已
抑講此章承靡室靡家來上六句與其歸期遠而切于情下是以公義而忘其家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耳不知自作而柔而剛持其言之有序寔只一時事心亦憂止要點出歲暮意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言憂勞也烈烈之憂憂在室家下章孔疾之憂憂在王國語各有為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

情亦曰載渴載飢我戍未定者在兩期之中防秋之日分番未及更代正戮力同仇之不暇更有何人可使歸聘耶末句要發奮不顧家之意方見諷之以義非眷念室家之詞也此章靡使歸聘下章不遑啓處我行不來亦分應上章後四句意○張平符曰君子于役篇言苟無飢渴則行役而免于飢渴幸矣此詩直推原到載飢載渴情景全是從常情中叙出私情以安役人之心深得激勸之旨○方山云未定未註已明解作戍事未已大全輔氏未至戍所非也縱至戍所而戍事未已其可歸乎○崔文與我同遣者固與我同仇而前于我者又復留以備秋凡在疆圉孰可歸以詢其家乎同我出戍者固同我用命而後乎我者又方遣以相代凡在邊陲孰可歸以通其問乎得此纔悉未定之義纔悉兩期更代之勞之義○慶源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我行不來叶六

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合於然非特忘其家已也。即身亦不敢自愛焉。來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來歲之十月而亦陽止矣。爾時以王事靡

鹽之故。雖一啓處亦當有所不暇焉。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是行也。簡書在上。而多難之方殷。大敵在前。而仇恥之未雪。朝夕

是憂而心至于孔疚。正竭力致死之時也。則雖身膏草野。喋血邊庭。有所不計。蓋誓不與之俱生也。則我行其不來矣乎。夫身不可忘也。

而國之安危在所急。則身之存亡在所緩。邦族之復。永無此期。妻子之顧。永無所望也。已。

析講此章承不遑啓居來。上四句興歸期之遠。下是以公義而忘其身也。陽止是明歲之十月。見得出戍。則三月而薇成。歸戍則來年十

月而歲暮言在外之久也。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云歲暮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暮。感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

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齊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名陽月。不遑啓處。與不遑啓居不同。彼以在道言。此以在邊防守言。嚴斥候謹烽燧

見頃刻不得少休也。憂心孔疚。亦與上烈烈不同。此重公義上看。蓋憤激國難。其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憂之甚病耳。我行不來。是竭力

固守。誓不與敵俱生意。見慷慨激烈。以守備邊陲。雖捐軀有所不顧。語意奮然自誓。與不我活兮不同。勿因憂心句。而微似怖死語氣。說

到戰伐死難去。須知是孔疚下轉語。蓋忽爾奮揚之意。此句暗起下二章。○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黃幼玄曰。上章當指出我戍未

定一句來。此章當指出我行不來一句來。見王事皆是我事。即飢渴憂烈不必顧也。即啓居憂死不必顧也。上重私情。下重公義。然叙其

情正是諷以義語。意自相聯貫。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叶芳無反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叶赤奢反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詩

經

五

卷之十四

五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命將帥而君子之所乘。以運籌決策者也。但見以戎車則既駕而在道。固為既攻之材。以四牡則業業而壯盛。亦為既同之選。以是車駕是馬而行也。披堅執銳。勞乎其形。料敵制勝。勞乎其心。豈敢以宴然定居乎。庶乎敵王所愾。一月之間。捷音屢奏于轅門。凱歌常徹于境上。摧陷無前。三戰而三捷耳。不然。君子委任之隆。軍士懷定居之逸。安知一月之內。不轉為敵乘。而戎車四牡。且委為寇資矣。煌煌彼路。豈足重王朝之等威哉。

辨講此章上四句。與其備禦敵之具。下期以盡克敵之威也。麟士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路車者。天子之命車。見推

轂出自天子將帥之任大而責重也。諸說俱云戎車與路車有別。然按註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車。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所謂將車非兵車也。諸說誤認。提出君子之車。見輪轅就道。而天子已望吾捷音之至矣。豈敢定居。常說俱言雖車馬之盛。然豈敢恃此以定居乎。玩註則字欠妥。還是車馬之盛。足以為克敵之資。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也。豈敢定居。在心上看。見得朝廷宵旰。萬姓虔劉。不敢負朝廷。負百姓。則豈敢偷惰乎。此內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凡可以制敵者。皆是。諸說一月三捷。只是戰必勝意。非一月之間。限定三捷也。又云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不來。果何心也。而敢畏戰乎。通解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寔戍事。以固圉為主。非欲生事于外。彛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寔然事。一說未必與鹵戰。持言此以作三軍之氣耳。俱可從。但玩註庶乎二字口氣。信非寔語。見不來則已來。則一月之中。苟三犯邊。必三奏捷。蓋持必死之心。以赴鬪。則氣自百倍。動出萬全耳。庶乎二字。絕得意中自奮光景。還作擬議之詞。看為確。○黃

幼玄曰古者禦齒之用車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故張皇路車戎車正以作敢戰之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

牡翼翼象弭音米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跂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弣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合參然制勝固以攻戰為先而禦敵尤以守備為本試以戎車言之聚百工而厥材孔良駕四牡而其大有顯殆騤騤而強盛矣是車也上而將帥用以為依凡坐則運籌行則決勝將之統卒如腹心之運乎手足者在于斯也下而軍士用以為庇凡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

資退而營柵籍為棲宿之地卒之衛將如四肢之衛乎頭目者在于斯也而且輪之下兩服在前兩駮在後翼翼然有次序焉行列何整治也車之上象骨飾弓弣魚皮為矢服務極其弓矢之良焉器械何精好也以此進戰則彼之馬弗能當以此趨利則彼之革笥木荐弗能勝其有備而無患矣然帝王之師要在乎萬全常勝之家恐遭乎一蹶我于此豈不日相儆戒乎君子運策于主張小人悚惕于邊笱一日之中上嚴下懼者誠以玁狁出沒無常方今塞垣之上遲大驕而思乘吾之瑕者在在皆是使防禦之謀少疎則彼且伺便而肆其毒而邊陲之蹂躪不可言矣安得以常勝為足恃而弛備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飾制敵之具下是嚴備敵之心也首四句承上戎車來駕四牡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者端居鼓下統領貔貅坐處中軍運決籌策也腓者或進而合其部曲以為捍衛之資退而堅其營壘以為歸宿之所也所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銅之馬是也然或隊伍不齊前後左右不飾安知不有乘間竊發者故又以行列整治為言弣者弓反受弦處以象骨為之取其堅滑魚皮燥

將潮將雨。其毛皆起。弓矢惡濕。故取以為韃。四牡翼翼。以車馬言而士卒在其中。象弭魚服。以弓矢言而甲兵在其中。豈不日戒。承武備雖盛說米。日戒日日存此戒心也。凡晝而樹旌旗。夜則鳴刁斗。出則持劍戟。入則登城壘。以至分部諸將。以主待客。或分遣卒伍。據守險要。皆靡日不兢兢也。孔棘句。即儆戒之詞。正推其所以日戒之故。方日三捷。而即曰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畧也。○遣戍而兼言君子。持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通解。此詩作戍役口氣。故自謂小人。○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韃。然此重矢服勿沮。○上章明于克敵。此章嚴于備敵。皆自效之意也。○先正有言。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敵皆用車戰。所以防鹵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壞。後世遂不復觀矣。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去聲

雪霏霏

芳菲反行

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叶於希反

賦也。揚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言參然是役也。果能忘身忘家。而復致勝致謹如此。則獮狁之難可平。而歸期可預道矣。然苦莫苦于征人之役。哀莫哀于行道之難。故自歸時之事言之。追昔之奉命而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暮春之時也。據今我之畢戍而來也。所遭者雨雪之霏霏。乃今歲季冬之候也。兩期竣限。陽春與白雪而適更。萬里南還。韶華共凜。列以交變。往近異感。而出戍亦云久矣。尚所謂我行不來者。庶幾免夫。而行道則遲遲矣。回首家鄉。不覺神情之馳赴。其如關山之阻隔。何。向所為烈烈飢渴者。啓行則然。而今亦復爾矣。備嘗辛苦。不覺筋力之難堪。其如逆旅之滋味。何。當雨雪之時。而如此。其勞苦之可哀甚矣。我心寧不傷悲乎。然是傷悲也。不過自知之耳。彼吾君居九重之上。雖常軫念乎軍士。但一切往來之坎軻。中道之淒慘。目所不見。亦耳所不聞。安能悉體于心。知我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哉。噫。方遣而

詩

經正

解

卷之十四

遷道其歸未行而先叙其苦上之曲體其下也如是說者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采薇有焉厥後漸漸之東征何草之率曠哀不自上而
自下幾乎盡人之情矣盛
衰之際詩可以觀也夫

析講此章總是預道其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如此往來不平因其來
而追言其往也揚柳依依即采薇作止之時始去之二月也雨雪霏
霏即歲亦暮止陽止之時今歲得歸之十二月也此四句非止叙風
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則悲見往來
各有關情處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句根雨雪來遇雪行遲而又
飢渴也傷悲承上數句遇雪行遲而又飢渴故有悲心莫知我哀就
君上說蓋勞瘁之情既不得親見于目則亦未必能知之李石麓云
吾君但知次戍之已遣以為畢戍者方可樂也但言代者之已至以
為得代者可以慶也豈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用須
曉得莫知是不知歸時復有道途之苦意勿錯認遠戍時勞苦可哀
也方遣戍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已盡知爾
行可無復顧慮意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

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草野而不悔也○說通首四
句是戍人又是兩期告畢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
此當叙馳驅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
也○預先說定歸期衆心可以慰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登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
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永嘉陳氏
曰獯豸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詩歌以
道達其誠意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程子曰此皆極
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嚴緝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莒之
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帥
衆言之其寔遣將卒戍役同歌采薇并將卒遣之

○出車章

傳出車勞將帥也

序出車勞還卒也

全首通詩六章總重美其成功上首三章是出戍時事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後三章是畢戍時事叙其班師之感而慶其功以獵狝于夷作主而憂心悄悄二句又其本領即奮揚顯赫皆這點憂心所激而畏此簡書正是說此悄悄之憂處也折言之首章是出師時而受命戒衆二章是出師時而臨事戒懼三章是行師時而威武奮揚四章是班師時而感慨久役五章是班師未至而動室家之思六章是班師已歸而遂凱旋之樂要重歸功將帥慰勞意章章有之

我出我車于彼牧

叶莫狄反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叶六直反

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去聲

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其行也不可以緩矣。

合參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若謂重任不可以易副。大功亦難以倖成。我南仲之出師也。果何如哉。彼其始也。我出我車。則于彼郊外之牧矣。斯時也。大將仗萬乘之寵靈。而語人以興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之所受命而來。凡閩外之事。吾悉司之。付託蓋甚重矣。于是召彼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秋高馬肥。曩人易于南牧。王事蓋多難。往以防禦。維其棘矣。匪傲匪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或遲也。大將出師而相戒飭如此。

柳誦此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也。上四句出師而表其承命之重。下飭衆而戒以從事之敏也。閩以外將軍制之。故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要看三個我字。見其責任皆在我也。自天子二句。與王事二句。俱將師自言。謂我謂字重看。見天

子念鎖鑰之寄。重專城之托。故特謂我來也。註語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召僕夫二句。承上說。所謂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載不止載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要點。穢狃陸梁。意以為下。文張本。棘者不疾不徐。盡舍而止。非倍道兼行之謂。○自天子二句。與下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重。欲振作士卒之氣也。○天子二字。足見面授方畧。有制勝千里之意。與專征擅命者不同。○謂我來矣。句。程村文說得極暢。封疆之外。小腆不共。百姓日引領曰。獨不得若人為將哉。一朝親奉廟筭。而聲譽馳。使謂之曰。我已未矣。而護持有自相率。為自固之謀。邊壤之間。餘氣未靖。敵人日私祝曰。彼有大將。而不能。用耳。一旦躬承新命。而捷伐雷行。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反側自安。莫不有震動之勢。○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麟士曰。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叙且述。又一體也。

我出我車千彼郊音高矣設此旒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

旒音與旒斯胡不旒旒音寐反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音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旒。建主也。旒注旒于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旒。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旒旒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設旗幟者。豈不旒旒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合參夫奉命固以忠勇為先。而兵事則以戒懼為本。我出我車。則于彼牧內之郊。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然旗幟不建。則士卒無統。其前在牧者。固有旗以統之。而其統後軍者。則設龜蛇之旒焉。旒上用旒。故建旒于旗干之首。以為表章焉。但見彼是旒。而與夫旒也。旒旒飛揚。而前軍後軍。視之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固將動罔不臧者。而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惟恐付託不效。而

憂心固悄悄矣。為僕夫者有所感。亦心將帥之心。而恐懼憔悴。為大將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柳講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上六句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是戒懼以感乎下也。與首章俱是一時事。將言建旒設旒之事。

故又本出車言之。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旒建旒。而設旒建旒已在彼牧。故緊頂曰彼旒旒斯。須云以統前軍。

固有旗矣。而此則設之以旒。建之于旗。固有旒矣。而此亦建之以旒。蓋同言表章。而兼舉前後軍言之。旒旒皆旗也。旒是注于旗干之首。

旗旒皆有者。旗建干車前。畫以鳥隼。取象鷄火。示勇健也。所謂前朱雀而統前軍者也。旒建于車後。畫以龜蛇。取象鱗介。示威武也。所謂

後玄武而統後軍者也。朱雀南方之宿名。玄武北方之宿名。旒旒飛揚。重在統率進退。有叙上。不專取其象也。憂心二句。重大將一邊。猶

言主憂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乎敵。以副君命任大責重。不敢以易心承之耳。古之御者。寔與大將比肩。此僕夫亦大將之

偏裨。非將車者。况卒重在將。有以感之也。○附錄。軍旅之中。士不一部。部不一伍。其所以繫三軍之耳目。示戎兵以趨向者。惟恃此旗幟。

耳。前後左右。各殊其方。各辨其色。而士卒亦遂以各正其所焉。彼其言旒也。是後軍之旗也。章幟統衆。折羽飾旌。後軍之士。一以屬之矣。

其言旗也。是前軍之旗也。繪以鳥隼。其鷲銳前軍之士。一以屬之矣。夫前軍旣一屬以旗。而軍行則旗載。軍往則旗脫。豈猶虞前之失

次乎。後軍旣一屬以旒。而軍進則旒舉。軍止則旒立。豈猶虞後之不律乎。推而左之。不離乎左也。右之不離乎右也。中之恒守夫中也。靜

固能整。動亦能整。常固不亂。變亦不亂。夫是之謂節制之師也。而孰非恃此旗幟乎哉。蓋有旗幟。而居中者中。處前者前。宜後者後。左不

離右。右不參左。旣散而為部。曲而前。統乎後。後瞻夫前。左翼乎右。右援乎左。中以處內。而應外。又聚而成一軍。若是則軍中旗幟之設。正

不徒揚軍之威。壯軍之勢。而止所以定軍之趨。一軍之志也。雖然。旗幟不過器耳。而善用之者。則在將帥。程不識致警刁斗。而步武以嚴

李光弼一入河東。而旌旗變色。豈徒飾旗幟乎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

詩經正義卷之四

郎反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合參夫兵事固以戒懼爲本。而猶以奮揚爲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表裡山河。彝夏之襟喉也。爾往城之。以竣外彛。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王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利衝突者車也。則彭彭而衆盛。有既堅之器矣。齊進止者旂旄也。則央央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遠近見聞。皆知爲大將之車旂。而奮揚之氣。不已著乎。乃南仲則欲一乎衆志。而作其勇氣。爰特宣乎王命。而振其威靈。

乃傳命以令于軍衆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于朔方。自是而用命也。有重賞。惟大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聞寄是任。我固不敢不敬共也。廟謨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翼之心。申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焰。見于城守之時者。固已蓄不戰之威。而爲先聲之懼。彼敵人聞之。當亦皇然懼翻。然來願奉正朔。而爲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玁狁于襄乎。然則城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襄厥玁狁。是爲南仲之膏功也歟。

柳講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叙受命。蒲造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叙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城。非築城也。朔方乃彝夏襟喉。本中國重城。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峻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飾具。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衆重作士氣上。恐号令不嚴。人心不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大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廟謨。務設險以守圍。天子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稟成王略。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勿生事以開邊。奉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閫，自當有此一番振刷，耳激勵人心，振揚軍勢，全在于此。赫赫訓威，名光顯。如後世名聞四鄰之謂。此二句兼威望守備說。于襄作已成功者，朔方一鎮，胡馬不南，嚴狃于襄，直談笑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屈敵人之心，奪敵人之氣意。○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氣。○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魏云：庵曰：自古閫將主事，四藝勞費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于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違天子之命而興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為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為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成，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句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襄于彼，正見其威靈處。○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諭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更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扶甚嘉之。中國四關皆有方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患。故明去度以專衆心也。命仲城方，當亦兼此意。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即光弼始

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意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萊公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意也。赫赫南仲，即武帝報李廣書云：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羣貊，威稜憚乎鄰國意也。于襄即慎母生事開邊繫意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合參撮攷，沈衰遂班師而歸，乃其歸而在途也。將帥有感而言曰：昔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之時也。今我來思，所遇者

雨雪之載塗乃今歲孟春之候也。向也時迫而心憂，常覺流光之不給今也。因來而憶，往忽驚日月之遷延，然則寒暑載離在外，亦云久矣。所以然者，蓋以猥狁內侵，而王事之多難，經營塞垣之上朝而調遣夕而運籌，而啓處有不遑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則思歸，當時豈無懷歸之念乎？特以昔當臨遣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托甚專，故其責成甚急，睿慮之焦勞，惟簡書寔式，憑之其報稱寔艱，以鉅也。惟此之畏，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襄，簡書既副，而得由此道以旋歸哉！上媿成功于歲月，下憐動衆于經年，近憂醜齒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一來，固予之悠悠此衷，而不能一日忘者，敢曰告勞已乎。

析講此章述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叙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孟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異感，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猥狁內侵言非如劉長樂，猥狁雖衰，西戎又入，自北而西，不遑啓居之說，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合下題則可簡書當依策命為是，即出時所受伐。

猥狁之簡書，只就猥狁說，不可就鄰國有急說。天子安得有鄰國，朱註只據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畏者，凜凜欽承之意，與畏罪不同。只言朔方一日未清，則簡書一日未副，安得不畏昔我往矣，奉此簡書往也。睹黍稷方華之景，皆是畏途，今我來思，副此簡書也。即履雨雪載塗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彘氛，而畏君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末章，俱是旋歸時事，但此是纔歸，末章則垂到之際耳。或謂此是既却猥狁而歸，至于中途，又承西戎簡書而伐之，失詩人之旨矣。○又此及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表，蓋觀于方華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于嚶嚶趨趨，而閩閩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遲遲，而斧鉞之精采，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不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所謂薄伐西戎，亦王者代為室家料想之詞耳。

嚶嚶 音 草蟲趨趨 音 阜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音 充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

音杭叶 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獵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泐餘力矣。

合參。然効忠固人臣之義。而懷歸寔室家之情。故當將帥之歸未至。而室家感時物而思之。曰向我君子之出也。艸蟲尚未有聲。今則嘒嘒其有聲矣。阜螽尚未有形。今則趯趯而躍矣。夫昆蟲變化寔維仲春之時。正君子戍畢至家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益忡忡矣。必其既見君子。然後心可降乎。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意者獵狁甫平。西戎竊發。乃還師以薄伐之而未歸耳。否則何為而不歸哉。抑講此章。述其不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嘒嘒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暮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者。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言獵狁。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模寫處。見

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獵狁則淡然無味矣。有作寔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况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末三月初。又况一西一北。道里甚遠焉。有仲春方往征之。而季春遂克捷而歸哉。此論最精。不知朱子何為復于末章附鄭註。以開紛紛之疑也。○約略草蟲阜螽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更覺情景相關。○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絀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此方言室家思推揣度。而下行言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直是詞家鼻祖。

春日遲遲卉

音諱

木萋萋

音妻倉庚喈喈

音皆叶

采芣祁

祁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

音旋

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

詩

經

卷

之

四

下

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乎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合參然室家固于此時而興念將帥亦于此時而凱旋其歸時所遇之景何者而不見其可樂哉但見春日轉發生之機遲遲焉而暗長也卉木感化工之妙萋萋焉而茂盛也倉庚之鳴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喈喈然而和也采芣之女遵微行而執懿筐祁祁然而衆也上而天時之和下而女工之勤植而草木之遂其生飛而禽鳥之得其所乘此時也際斯景也執彼渠魁獲彼醜鹵而薄言旋歸饒歌鼓吹之聲亂林鶯而振鸞旌旗葆羽之色雜人影以相鮮豈非太平一佳事乎然果誰之功也良由赫赫之南仲譽望素隆已裕夫蕩平之略而先聲所至遂收夫底定之功一指顧也而敵人之氣已奪蠢茲獫狁不其于夷矣乎向非南仲之賢孰能成此大功而致有今日之樂也耶夫始焉備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終焉詳叙其旋師之感而慶其功王者之勞旋卒可謂曲盡其道矣

拊譟此章述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勞之也上六句紀其班師之樂下表其成功之大春日四句只是叙其歸時景物如此見與邊塵之慘目塞草之寒心迥別耳不重時之可樂至執訊二句方見可樂也時說卉木之茂禽鳥之鳴總是春日中光景而采芣之盛又即乘春而有事者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景明宇宙雍熙皆南仲所造也然此數句原輕只選他四項平叙可也訊醜只主獫狁說或疑三章之于襄以為無訊可執無醜可獲不知此只道其凱旋之事如此猶言得勝而歸也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朔方時不敢憑陵此言于夷則以去朔方後言便有幾世平定意于夷說得濶見其功在天下也○做弦云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寔之體春秋之文核寔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于過如此詩雖未嘗與鹵交鋒未嘗戮一人即言執訊獲醜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

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嚴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麟士云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與上篇迥別。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

○秋杜章

傳秋杜勞戍也

序秋杜勞還役也

全首通詩四章皆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以章內傷悲憂恤字為主首章感時物之變而以畢戍之期望之也二章感時物之變而以至家之期望之也三章過期而憂其不歸必即物以度其將歸也四章言過期而切于憂必誓神而決其將至也只疊疊說下

去一章緊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此詩勞戍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豐城朱氏曰此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後其喜樂之深不言而自喻矣蓋舉人情中最篤摯處以慰之也

有秋音第之杜有皖音莞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莞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倣此

合參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于時物之變而思之若謂我于君子之行役也離曠之思固無日而不在念矣而于將

歸未歸之際。則所思尤為切焉。彼有杜之杜。向猶未寔也。今則離離而垂。有睨其寔。則秋冬之交矣。時物之變。天運一周。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服勞于外。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則睨茲杜之有寔。我心能不蘊結耶。夫以杜之寔。正十月陽止之時。戌畢方歸之候也。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戌畢。古有常期。今當十月。我征夫亦可以舒日戒之危。而就啓處之安矣。然則言念歸期。雖猶遠也。今日之暇。不為明日言歸之伊始乎。

柳講此章。念其當暇。是方畢戌時。尚未至于春也。上四句感時而憫其勞。下因時而真其暇。杜雖感時變。而取義于杜。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意。有睨其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戌畢當在此時也。王事就獫狁侵陵。說嗣我日。指往役以至今言。陽止即杜杜睨寔之候。傷止為其當歸而未歸也。違止言此時縱未即歸。難道還不得暇不成。○古者戌役以兩期為期。十月則夏代已至。防秋已過。方戌畢之時。正可以暇時也。註遽曰。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又曰。曷為而不歸。似誤解了。此處宜斟酌。○通解註中歸字。即程子至過

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戌畢之時。故采薇遣戌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曰。日月陽止。而知其違暇也。○方山依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詞。下三句。是詩人行室家之詞。嶧山做弦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自行其詞。而冀其君子之將歸耳。其曰我心云者。乃室家自稱是作詩者法也。不必泥此為詩人行之也。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合參夫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戌畢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杜之杜。猶記去冬有懷。尚在有睨其寔。今則其葉復萋萋而茂盛。則又春將暮之時矣。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靦然之寔。倏見萋萋之葉。時序屢更。我心寧不傷悲耶。夫至

詩

經

正

卷

之十四

十九

于秋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正今年二月之候。征夫至家之期也。于此而猶不至。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暮春至家。古有定制。今適其時。意者已離疆場之苦。就在道之安。而且暮之間。自爾抵家已乎。抑講此章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尚未過期也。上四句感時而憂其不歸。下因時而念其當歸。杜杜晚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戌之時。其葉萋萋則寔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矣。通解此正戌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來時也。程子謂之又明年仲春者是。卉木萋止即上萋萋時也。此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列看。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望其當歸。歸字重。可以歸而不歸。故悲止。戎務一閒。便望征車。旋返室家。迫切之情。自應爾爾。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蒲有反 檀車

憚憚

音

四牡瘡瘡

音管叶古轉反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瘡瘡貌。瘡瘡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

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合參夫暮春不歸吾猶以為未過期也。過此而不歸。又將何如其為心哉。于是陟彼北山以望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已過矣。而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憂焉。亦何以為情耶。乃我之于征夫。車塵馬跡。兩期之內。日驅于心目之間。而旅色羈懷。一息之中。幾縈繫于躊躇之頃。試以物理料之。即彼載而役者。檀車非不堅也。而跋涉至今。憚憚者。宜亦無完車矣。即彼駕而馳者。四牡非不強也。而奔逐至今。瘡瘡者。宜亦無遺力矣。物力猶盡。人復何堪。而鞅掌至今。留更何待。料我征夫之歸。在且夕間耳。夫豈遠而復有日隔之疎也哉。

柳講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適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貽親之憂。下是以物理而料其當至。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暮春三月之時。則歸期已過一月矣。嚴緝杞之可食者。維枸杞。註托以望其君子。杞字不宜說出。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父母

不以缺養言即嗟予子嗟予李之意憂及征夫之父母是其憂又有進焉不但女心傷悲而已。撞車二句。自其出戍至今兩暮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華陽范氏曰。車憚憚馬瘡瘡。若見其將至矣。不遠亦料想之詞。于車敝馬罷上見之。蓋時久則物壞。壞則當更息。故知其不遠也。非是車敝馬罷。無可制敵。不得不歸之意。○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未若憚憚瘡瘡。親切揣摩也。計程應說到揚州。計程應說到常山。未若征夫不遠。熱特特地也。真有忽噴忽喜百般想像。千般寬解光景。此詩之微情。

匪載匪來

叶六直反

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

叶朱力反

而多

為恤卜筮偕

叶舉里反

止會言近

叶渠已反

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乎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合參夫登山兮望將歸。極目兮終不見。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當至家之時。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中心搖搖。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彰往察來。唯龜可以極天下之靈。唯著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替之卜焉。替之筮焉。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矣。夫謀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車馬。猶想而未真。未敢必以為近也。今卜筮簽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吾不遠之億。果亦無謬。而車馬之容。且計日遇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疑。而不決。則卜筮。皆室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忘勞于上哉。

析講此章過期而不至。故以下筮決之也。上四句是期過而切于憂。下是因誓神而決其至此。此與上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若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此承上緊緊說。匪載匪來。指陽止後。萋萋時言期逝不至。就陟山采芑時言多恤。新安胡氏謂疾病飢

詩

經

正

卷

之

十四

○

二十一

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並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懷傷。若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以上四句。承上起下之詞。宜輕看。重在卜筮。上。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且卜且筮。相襲俱作。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意。繇詞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合言于繇。合其卜筮之詞也。而皆曰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邇止。與征夫不遠。有別。不遠是料度之詞。邇止是決定之詞。如卽刻到家之謂。總見近謀乃心。或蔽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想像。總不如神謀之為決也。先輩陶文亦云。向謂歸止者。以舟木而推之。天時臆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向謂不遠者。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協吉如此。吾知從王事以有終。而我征聿至之期。將在于且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卽此意。

杅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

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杅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師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可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杅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杅杜二詩也。○此詩見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按是詩。一曰征夫邇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邇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虞。正見其師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可謂傷心而亂世景象昭然矣。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歌咏則下悅之。出車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下痛之。揚之水鵝羽是也。後世秦政選徒驪山。隋廣大發征東。至使道亡。叛匿無向遼陽浪苑。其悲歌萬狀何如。且以百萬師渡薩水而僅僅以十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遑止。邇止安在哉。無定之骨徒貽深閨之夢也。噫。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慶源補氏曰。己下三詩不綴于皇皇者華之後。而附于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以蘭芬芳故循陔采之。以養父母。庭闈親之所居也。言我思歸養。心不暇安也。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末二句相戒警潔其朝夕之養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也。色思其柔。言承父母顏色。須柔順也。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獺水獸。捕魚以祭先者。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嚙也。捕執也。魴鯉美魚名。

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純黑曰烏。哺者鳥也。嗷嗷聲也。言烏鳥之微。亦待哺于子。三四句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與鳥何異。介助也。祉福也。勗勉也。虔敬也。丕大也。言勗增爾敬。以助大福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篇

附束皙補亡詩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詩經卷之十一

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眾兄弟中。自然鮮潔。門子適子也。言將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終晨三省。謂一日三度省已所行之事。不敢惰其勤恪也。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蓊蓊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

敬。豐豐忘劬。

絳紅色也。趺花足也。陬陵角也。蓊蓊鮮明之貌。涅染也。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也。豐豐勉勉也。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忘其劬勞也。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

葩。莫之點辱。

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他有所營念也。侔等也。點汚也。言鮮潔等于晨葩。無所點汚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卷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廬陵李氏曰。諸候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用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

詩經卷之十一

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亡之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通解：古樂黍華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間歌三終。○麟士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按此，賈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按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按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

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有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棣以下六詩間于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考云。

附東哲補亡詩

黜黜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黜黜，黑也。習習，和舒之貌。言風雨之時也。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九穀，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盛也。

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

言經正解卷之十四
二十
殖九穀斯茂

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濛濛雨貌。甘霽雨也。

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穡我王

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芒芒多白。參參長貌。種曰稼。歛曰穡。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委積也。言為王穡積以充人食。四氣和謂之玉燭。翼翼明貌。猷道也。言王道明盛也。

道也。言王道明盛也。

○魚麗章

傳魚麗所以燕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修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全直通詩六章一意。總是燕禮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有曲全意在內。下三章不過即其極盛者。以伸贊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分。開對說。以註中優賓二字為主。前三章重多。皆有字觀。一且字可見。後三章重嘉。偕時字。觀一維字可見。言酒即兼物。言物即兼酒。禮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此詩與後三篇。既謂通用。而朱子小註。又言魚麗三篇。皆君臣燕飲。蓋必天子燕本國之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方山聚岡嶧山諸說俱云。主人不可說出天子字。賓不可說出人臣字。只宜泛言。但玩南山有臺章。便當作君燕臣矣。此不必泥。○鄒臣虎曰。謂之通用者。蓋鹿鳴專言燕賓客。皇華專言燕使臣。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也。不可謂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當可玩。

魚麗

音離

于留

音柳與

鱮

音常

鱮

音沙叶

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留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者也。鱮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鱮鮪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合參此燕享通用之樂歌。若謂燕享之設。固貴乎禮意之勤。然物或不備。亦無以盡其優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留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于留者。有鱮。而又有鱮。况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凡其所薦之羞。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蓋品物極其芬芳。而庶羞極其盛備者矣。

柳講古義。栲。全。天。年。栲。号。萬。歲。又。陸。佃。云。栲。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眉。壽。壽。徵。于。眉。也。嚴。緝。秀。眉。壽。証。也。德音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頌。于。中。外。洋。溢。于。遐。邇。也。

南山有栲

音矩

北山有棟

音庚

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

音苟叶果

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益反

爾後

叶下五反

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棟矣。况我樂只之君子。髮白復黃。面如浮垢。永錫難老。而非其所倖致。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太和之保合者。固已善始善終。而安養爾後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夫美其德而祝其壽。言有盡而意無窮。其

詩

經

三

解

卷

之

四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第

一

章

第

一

尊賓之意不于
是而可見耶

柳講黃髮垢面言其壽微也保者康寧其身體艾者願養其天和爾後就君子本身說與無有後艱之意同謂後日也或看作克昌厥後之後字以後嗣說與祝壽意相背不可從雖是祝壽隱以修德規之蓋安養善後亦足以見其德之盛矣按說通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依劉氏專作祝其壽說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說見
魚麗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詞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

物其有矣

叶羽
已反

維其時

叶上
紙反

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有矣然有者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筵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云乎哉夫有也借也均謂之多也多則天下無遺品而况兼之以旨乎嘉也時也均謂之旨也旨則天下無遺味而况兼之以多乎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為優賓之至矣抑講首三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多或博取以充庖患在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借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借則旨而齊一時則有而新美吳澹人曰嘉借時三字重看嘉以全其多謂多儀之成享者又靜嘉之孔昭也借以全其旨謂旨旨之備嘗者又珍美之成聚也時以全其有謂無物之不有者又因時以制宜也夫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物到曲全方見優賓至意用曲全二字括盡嘉借時三字極完密然曲全者物而所以曲全者禮意見主人盡志以盡物也○燕獨稱魚者北方牛羊多而魚少舉其貴

者言之耳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二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

于樂正曰。正歌備。○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歌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麗駒。主人歌容無庸歸。亦此意。○辨義。按麟士云。君子有酒。宜只說酒。但炤後三章多旨。有俱頂針上文魚。殺言之。亦無妨。然詩義之妙。正在離合有照。間何必物物爾耶。又上玉按。後三章三物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語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兩說如此。然愚以為燕客以酒為主。言其意。則酒字可該衆殺。言其物之寔。則酒畢竟是酒。若死煞說酒字。便失統領之義。若有酒二字。亦不得煞作酒。又失分別之寔。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之善運也。集傳渾却之妙。宜玩。○魚麗于鬯。鱣。鱒。魴。鱧。鯉。蓋鱣。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故序以為萬物甚多也。○葉臺山曰。豐以燕賓。魚麗是也。薄以燕賓。匏葉是也。何豐儉異也。蓋當得盡之時。而從其儉。則失之簡。故以豐為貴。當不得盡之時。而廢其禮。則失之疎。故以儉為貴。惟其誠而已矣。故易曰。大烹以享聖賢。又曰。二簋可用。

詩經卷之十四

詩經卷之十四

享合而觀之得矣。薛方山曰：甘酒，嗜音。未或不亡。五子之歌太康也。我民用大亂德，亦罔非酒，惟行武王之所以誥康叔也。此詩盛舉酒食之豐，何哉？蓋歌以物而彰，物以敬而盛，視甘酒醕酒者不同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由庚合吹。麋賓林鐘二宮。

附東哲補亡詩

蕩蕩庚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

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

順流

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蠢動也。柔安也。道之既由以下。言王化既孚。而動植咸若也。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悒悒我王。紹文之跡。

四時不失其序。八風不失其節。織阿月御也。晷度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度。不失常也。尚書曰：雨曰暘，日曰燠，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晴風雨晦明也。易改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悒悒安和。自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南有嘉魚章

傳嘉魚所以燕大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全前通詩四章各開有無淺深總以樂賓為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而各章以樂字衍字綏字又思字為骨總是因其所薦之物而道達其樂賓之意言樂言衍猶娛其外也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有無窮之思焉樂衍綏又皆以自我及賓者言之要發得樂賓意出○上篇備舉其物乃因情以致物故曰優賓此篇備述其情乃即物以達其情故曰樂賓下篇美德祝壽故曰尊賓此三篇之異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音

叶五
教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鱗肌出于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筐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合參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辭若謂賓主之相與也以心其相通也。以情而燕也者。所以宣其心而洽其情者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江漢之間。自嘉魚焉。取之者。則必烝然而罩罩矣。况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于以致殷勤于獻酬之間。而懽欣為之流通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音汕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音看

興也。汕櫟也。薄汕魚也。行樂也。

合祭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罩罩矣。况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行。于以伸篤厚于樽俎

之間。而喜悅為之無間也。

柳講此二章興意。言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有酒而必與嘉賓樂之。行之也。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罩自上而下。編竹為之。汕自下而上。罾網之類。有酒亦兼殺言。式燕以樂。連說樂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至于行。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行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衍。又曰。飲食行衍。此處須知非徒以燕物為誇。乃言盡志在于盡物而文至。即是情至也。本文二有字。與註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看。正是他盡誠處。

南有樛木

音鳩

甘瓠

音瓠

之君子

音雷

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瓠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合黍不但已也。南有樛木。則甘瓠纍之。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無悅賢之誠乎。吾見上下為之交泰。名分為之兩忘。

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者。殆不徒崇養之彌文。而在精誠之固結者矣。綏之不其至耶。

柳講此章興意。言有樛木而甘瓠始纍。有酒而嘉賓始綏也。蓋取情意綢繆之意。為興綏之重。主人安嘉賓之心。上陳設酒肴。盡其誠款。

猜疑不飾。形迹不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非止娛其外而已也。亦重主人去安賓上。

翩翩者騅

音誰

烝然來

音六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詩經莊子解

又叶夷昔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合參。又不持此也。翩翩者雛。則悉然來思。而翱翔之自適矣。况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一燕而遂已乎。吾見會數而禮勤物豐而情厚。雖

既燕又燕而一念之誠。非徒今日為然矣。不其有加而無已耶。主人樂賓之意亦至矣。

析講此章與意言雛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也。雛一宿之鳥。言一意于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于我惠然肯來也。式燕又

思。方山云。深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頻與之燕。最是觀蓼蕭朱註云。于其初燕而歌之。亦不止一燕矣。昆湖有義亦主燕之

再舉說。一說。就一時獻酬交錯。反覆而無已意。元峰不取此說。謂古獻酬自有定體。以後日再燕為是。又一說。謂就此一日之間。燕禮

再設。如燕于庭。復燕于寢之類。覺未是。○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詞。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

可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易曰。大烹養賢。由來舊矣。而播之咏歌。以示慈惠。斯固周時之所獨隆也。○葉臺山曰。先儒謂南有嘉魚。燕享詩也。而序以為樂與賢。蓋世非無賢也。君非不任賢也。而中心樂之者則鮮矣。如漢武貌敬汲黯。而心寔遠之。又豈得謂樂與賢乎。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

說見魚麗

詩經卷之十一
三十一日

通解古樂崇丘合
吹夷則中呂二宮

附東哲補亡詩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

洽王猷永泰

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其宜而高大也周周室也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

天物極則長

大圓天也九壤九州也易曰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盡物而養之人惟無道故天折耳非養之不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不長也

南山有臺章

傳南山有臺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全旨通詩以美德祝壽為主。各自開說諸家多云。首一章美德祝壽也。三章美德也。四章祝壽美德也。五章祝壽也。各章與意俱至。末山不一則所有亦不一。以興君子有德又有壽意。愚按首二章與四章兼言德壽。三章雖專以德言。而于不已上小見其壽。末章雖專以壽言。而于保艾處亦見其德。章章皆有此二意。方于興體為切。此係聚罔說也。○或云。首章先言德。所重在德也。惟德隆則壽亦隆。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壽彌高。則德彌邵。五章遂專以壽言。又或云。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然愚謂德壽宜平。看不必偏重也。二說俱不可依。○壽德天下之達尊。故道達主人之尊。實而以美德祝壽言之。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美德祝壽。兼朝廷鄉黨言。方見通用之樂。○麟士云。此反興也。蓋樂以君子曰字兩稱。無所添改。說山處則有南北之異耳。語意猶云南山有臺。而不能有萊。北山有萊。而不能有臺。樂只君子。則有其德。又有其壽也。亦有身甚妙。

南山有臺

叶由

北山有萊

叶陵

樂只

音洛

君子邦家

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菘草也。菘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合參。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詞若謂。國家有燕享之典。豈徒以示私惠哉。將以崇其德。亦以尚其齒也。我之燕賓也。何如哉。彼南山既有臺矣。北山則又有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聲望隆重。國脉恃之而培。謀略靜深。人心因之而固。為邦家之基本。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收氣化之全功。保元神之完固。必俾爾壽而富。俾爾耆而艾。而萬壽無窮期。則又有此福矣。齒德俱優。不亦可尊之至乎。

柎講各章興意已說在前。每見時文中多云。臺萊托根附地。總作興下一基字。此本拂鏡塵云。臺萊附地多根。貼下基字。桑楊遠條沃若。

貼下光字。杞李頌陰多子。貼下父母。栲栳枸杖。堅固耐久。貼下眉壽黃耇。即隸鄂堂纂要。亦祖此說。大謬。樂只字。輕就在燕時形于外者言之。蓋泰交之際。豈第揚休。而油然示人以和意。邦家之基。即是德如此。不必謂德足以如此也。凡物有基則固。如子產謂建國立家有基無壞是也。兼內外說。內則柱石玉朝。外則維持四國也。無期禮記註云。人生以百歲為期。萬壽則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于無期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材猷駿發能潤色夫休明譽聞昭宣能輝煌夫治烈邦家為之光顯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歷年所之多享難老之慶必俾爾彌爾性俾爾壽而臧將萬壽無疆域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

乎

析講光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謂黼黻乎皇猷輝煌乎治道也揚文君子之光不在聲色也在性情耳惟性情治故心術正心術正故丰采形君子之光不由服物也由學問耳惟學問深故事業隆故休明著原本精要說得最深細○光字從德字看出方非聲名之謂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合參彼南山既有杞矣北山則又有李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悅安即鞠育之恩強教即義方之訓善政善教真可為民之父母則既有此

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播于人者。皆將垂為永世之譽。而德音之不己焉。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父母就已有德。足為民之父母。說不可說。民依之為父母。不已以時言之。是無窮意。乃仁聲仁聞。垂于永久也。只是久如其暫。終如其始。則亦有壽以延之矣。

南山有栲音考叶 北山有杻音紐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叶直 酉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 口反

與也。栲山栲。杻櫛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杻矣。况我樂只君子。元氣日以培。精神日以固。壽考有徵。而享秀眉之壽。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傳于世者。固已廣播于中外。而德音之是茂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魚麗于留魴鱧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鮓也。又曰鮓也。

合參不持此也。留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魴鱧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豈徒以其多而已耶。

魚麗于留鯉音偃 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 已反

興也。鯉鮓也。有猶多也。

合參不持此也。留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鯉鯉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味之旨。而且無物之不有矣。豈其病于無而已耶。析講留中之魚。既有鱧。又有鯉。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魚與旨。多取二者之兼備。此不主言魚。特借之為起語。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後三章二物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語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

物俱該耳。褻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旨。然簡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腆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不無充數。而今則且旨矣。嘗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旨。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窮。總是優之之意。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叶居何反

也賦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陳之樽俎者。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叶舉里反

也賦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恒患其不偕。今則維其偕矣。列之殊品者。皆齊一也。夫焉有不偕耶。

序 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此詩美與祝。總見尊賢之意。周禮所謂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已。且祝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亦惠迪影響之理。非苟者祝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由儀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合吹無射夾鐘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蕭蕭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
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
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由儀率性。言道為民表也。明辟即君子。互言之也。魚鳥異類。且各得其性。賓旅雖遠。孰不各寫其誠信乎。故明主亦盡心以撫之也。時和二句。言時既和平。何所思慮。何所修治。輯和也。言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悠遠也。

○蓼蕭章

傳 蓼蕭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 蓼蕭澤及四海也

全直通詩四章。逐章開說。重既見二字。止因來朝。而燕禮由以設也。首章是得君。中二章是得天。末章亦是得君。總以我心寫分句為主。後三章總發明所以心寫而得譽處之由。如為龍為光。是在朝朝重。宜兄宜弟。是在家家和。而吾心業已得輸寫矣。末又因來朝之儀。而想見其臣職之謹。此我心益寫。而宜其萬福之同也。○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古禮燕臣不止一次。故曰于其初燕而歌之。

蓼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反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恩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

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合參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茲惠。故歌此詩。若謂盛隆之代。君臣肅而嘉會。聿興泰階。明而天休滋至。豈有殊數哉。夫亦錮絀煩苛。使上下交而其志通耳。若今日之燕。何如哉。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溘然而湛。因汪濊焉。斯亦物情之最適者矣。况我君子。向也恪守侯國。吾固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修歲事以來。辟而使我得見之。則親炙休光。欣適于願。我心殆輪寫而無留恨矣。故伸一日之款。而燕禮以行。講握手之歡。而笑語以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歡欣。寧有既乎。是以君子今日為天子所褒嘉。而聲施自此彌茂也。為朝廷所寵賚。而祿位從此永享也。不有譽處也哉。

柳講上四句是言已見臣之喜。下言其荷君之寵也。各章興意俱至。末蕭惟蓼然。則天澤下降。以興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下濟之義為興。我心寫兮三句相承說。燕笑句承我心句。是以句承燕笑句。畧帶心寫上未。不必泥註。是以字把燕笑語二句通承我心寫兮句。

兩開平說。心寫渾渾在睽遠相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覲德意。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重君忘分。而與之笑語。上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蓋既燕後之寵遇也。譽者得君之譽。而聲名流海宇也。處者永保祿位。而福澤延子孫也。六帖諸侯適其情。曰處則單就燕上一時言之。止身安意。覺太狹。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考不忘。

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瀼瀼而蕃滋不倦矣。况我既見君子。屏翰有猷。而朝廷賴之以增重。彰施有本。而王國藉之以生輝。豈不為龍而為光乎。且是龍光之德也。不特見之于一時。而且始終之一致。而無有差失之愆。吾知德盛于已者。

既愈久而不忘則壽錫于天者亦愈久而不忘矣寧非理之必然者哉使德有或爽將何以永享是壽耶

抑講此章上四句是因既見而喜其德下是褒美而祝其壽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德惟長盛故永享乎壽考龍光就既見說向惟各守藩封故德望雖隆無由晉接今既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也龍光即是德不可說德是以為龍為光以此龍光之德而始終一致則為不爽不爽其德即壽考之本言天眷有德而錫之以壽也不忘猶言不已蓋常享茅土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矣末須補我心之所以寫者蓋為此也○輯錄解頤曰赤芾金馬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敷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夫諸侯固賴天子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為屏蔽苟諸侯不朝王室之卑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龍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訂正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龍字不作寵字解此說最好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音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音愷叶去禮反令德壽豈音愷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霏霏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

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泥泥而沾濡無既矣况我既見君子則相與厚為燕飲見其和樂而可觀平易而可近豈不孔燕豈弟乎且是德也不徒見于燕飲之時而已我君子平日在國又能本此樂易之德而上焉以宜乎兄下焉以宜乎弟而克盡友恭之誼吾知令德足以格天天心隆于眷德享期頤而泮渙爾游躋耄耄而優游爾休矣夫豈由于倖致者哉使德有不令將何能有是壽豈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因燕而見其德之厚。下及其德之微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惟有豈弟之德。故有以享于壽。豈。孔燕豈弟。言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或謂孔字帶豈弟說。言甚哉燕會間如此。乎豈弟也。亦可依。宜兄句。是其豈弟之形。于在燕而推其宜于家者如此。以豈弟宜兄弟。則分隔而疑忌不生。勢睽而嫌隙不作也。俱作已然。看若說到不以庶奪嫡。不以孽伐宗等意。殊覺無謂。宜兄弟。即所謂令德也。壽豈二字不平。言既永荷天休。而且優游順適也。○左傳宣公二年。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鍼音鉗。后子秦鍼。字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儻革沖沖。和

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儻。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濃濃而敷施甚厚矣。况我既見君子。則儻之有革。沖沖而下垂。六轡沃以柔。而轡之有餘者。握之而有遺柔也。執轡濡以順。而執之不盡者。垂之而有餘順也。有以著夫整飭之度矣。有和又有鸞。雍雍而和鳴。車行則和應而不疾。不徐相應以成聲也。馬進則鸞鳴。而或抑或揚。和鳴以飾節也。有以協夫柔順之衷矣。乘是車馬。以入覲。侯度克謹。固天子之所嘉與也。由是受九重之眷顧。荷一人之寵光。不特車服以庸。蕃庶以錫。而已集無窮之福祉矣。萬福不一福也。皆于君子攸同而聚焉。蓋其謙而不盈。固受益之象。而和而不戾。亦致祥之由。非予之私。而君子寔有以致之也。夫燕飲之設。以示其慈惠。而褒美之中。又寫夫勸戒。周王之厚其臣也。有如此夫。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柳講此章上五句是侯度之謹。下是獲福之多也。即生物盛而厚被天澤。與臣職修而厚獲天休。麟士云。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蓋俗解之濫。鴻者。皆以二句與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此難見。故雖疏義亦曰。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非也。儻革句。自完興意。和鸞句。自起萬福。勿拘對待。然此泥兩句一連之說也。愚謂興至儻革句止。則興意畢竟牽強。說詩何必執定一見也。儻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此等儀衛。原是諸侯之常。但其冲冲以垂。有順適意。雖難以和有協應意。無非和敬之心所形也。正是他謹侯度處。下垂乃鸞首之餘者。不可以儻為下垂也。和鸞皆以金為鈴。和金口木。古鸞金口金舌。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云和鸞萬福攸同。或謂承上三章各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意。或謂當與上章譽處壽考壽豈一例。泛說為長。或云萬福就得君錫而沐君寵言。但推廣一步。如云不特車服以庸之。蕃庶以錫之而已。而凡九重殊恩無不昭受。萬福何攸同耶。此說可從。○儻革二句。先輩張文。講得極明透。附錄于此。儻革者。鸞之餘也。馬就無之。而馬行急則震而不寧。馬行遲則垂而散緩。今之冲冲有節者。

何為乎。馬之緩急調于手。手之輕重調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冲冲者在也。和鸞者。車之節也。執就無之。而車行疾則促而繁聲。車行徐則舛而不協。今之雖離成韻者。何為乎。聲之節奏準于御。御之節度準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雖離者在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傳闡曰。古者天子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卿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酌帛宴貨。以示容合好。今日宴笑語兮。曰孔燕。豈弟故為燕。諸侯之詩。○按三饗再饗等。即可并証又思之解。

○湛露章

傳湛露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全直通詩有兩意。上二章見君之盡情。下二章見臣之盡禮。然君臣不可平者。當以君燕臣為主。而令儀令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于失儀。故末言其令儀。以寓規戒之意。○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湛湛 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 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合參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若謂上下之相臨者分。而未始不相通者情也。載視今日之燕。豈有不盡其心乎。彼湛湛露斯。天澤之盛也。

值夜氣之方舒。乘太陽之未照。溘然下被。蓋必日出而始晞焉。匪陽則不晞矣。况茲者列辟欽五年之制。而廟堂修九獻之儀。亦既成禮矣。乃予第覺其禮數情疎。未能寫中心之一二也。于是有夜飲之設焉。厭厭然安而且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諸君子得毋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願請速歸。則爾且相期勿醉。而此燕不為空設乎。不知情以酒而洽。酒以醉為節。其必既醉而始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醉。則賓主之情。猶未盡展。而焉可以言歸也哉。

析講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入而不厭之意。故以為興。夜飲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機務不擾。勢分兩忘安也。更漏迭移。飲酒未闕久也。獻酌交錯。情意懽洽足也。不醉無歸。此是心上期必如此。正是情之厚處。○興意重不晞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燕于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

己○麟士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以取歡也。但諸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燭。鄭云。未熟曰燭。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合參彼湛湛露斯。本無擇于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矣。况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久而足也。而果何在乎。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嚴之地。有以成其燕飲之禮焉。君臣之際。如賓友之相忘。俎筵之間。若家庭之無間。蓋務期于情之愈親矣。析講露在豐草。則膏澤深。燕在宗室。則恩義厚。此興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燕禮雖舉。然名分甚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彼宗室。

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洽賓主之交。而盡獻酬之情者在是。故為成燕飲之禮也。○註路寢正寢。謂大居也。禮書云。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賢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合參夫設燕在我。固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固無一物之不被矣。况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冠地履之思。雖當觥籌之卒。而戢難者。轉見其匪紓。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辨講杞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興意也。上二章重在湛露之能施。此章重在杞棘之能受。按疏義謂杞棘中寔故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碑雅謂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桐梓柔木。故以况令儀。竊恐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莫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許。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令德承顯允。以令儀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覺有別。令德根醉來。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令者內有所主。而不爽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意。○管蔡階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子之儀德足將是燕益惟飲于宗室。則堂簾之分忘。而德意易溺于無拘束。又况卜夜之飲。則更漏之時移。而德度多縱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羨康侯自有為龍。光之妙。○陳慧生曰。說者皆以令德泛言其精神之亂。不根顯允說。以令儀泛言其禮度之不失。不根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是德之令處。若舍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而樂弟而易。就是儀之令處。若外豈弟而另言儀。又何儀也。

其桐其椅音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合參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况我和樂平易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恩施。而其所不敢忍者。則尊君卑臣之念。雖當酣洽之餘。而柔嘉者式彰其深謹。殆無一人之不令儀矣。所謂人之喪儀。亦罔非酒惟辜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堂陛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地天之泰矣。此周道之隆歟。

析講桐椅之寔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興意也。離離垂也。有卑以自牧意。豈弟就外說。令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令者外有所檢。而不愆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自是良箴。更不須監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處。○曹無奇曰。燕主示慈惠。湛露之厭厭

言慈惠卒矣。而卒歸之令德。令儀也。和而有節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按左氏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朝正於王。謂朝而受政教也。三爵。春秋傳曰。臣侍君燕。不過三爵。○慶源輔氏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持身

猶不足也。○此詩須想其光景。會其大體。不可失周家盛時氣象。不然。彼齊桓之臣。猶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而厭之夜飲。其去長夜之飲異矣。○輯錄許氏曰。天子雖為天下之共載。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絕之勢。蓋遠則踈。而近則親。踈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愛之心未嘗。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廷之都俞吁咈。虞廷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禮用。十有二不有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群臣之諸詩。可見矣。上之人。禮容揖遜。而為之下者。承順悅服。豈弟之氣象。盈于朝廷。被于天下。其化安得。不至于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

百四句

